

跋

寒風集算是由搜集，編排，而至出版了。這一本散文集雖然是薄薄的一本，但也費了許多時間和精神，第一，搜集就是一件麻煩的事，因為我向來有不留稿的脾氣，過去的文稿有些出版在十年以前，而刊出的雜誌又不止一家，在今日搜集起來，不獨沒有自己的存稿，並且難於尋覓以往的雜誌。第二，編排也是一種困難的工作，文集比不得論文，過於審美，流於纖巧，過於粗率，又失了文藝的氣息。一編一排，殊耗精神。第三，校勘更是一件繁重的事情，校書如掃落葉，其麻煩可知，何況紀事之文前後互見，當日隨意寫來而今日刻意校勘，真非兩三回可以告竣。這次寒風集的出版，由搜集，編排，而至校勘，都由國康始終其事，而且她對於寒風集的出版，特別感覺興趣，沒有她的始終不懈，恐怕這本文集的出版還要待若干時。就是這幾年間的文存，由二十九年，三十和三十一年，乃至正在編輯中的三十二年文存，都是她慘淡編刊，於此是應該一記的。

本集分爲甲乙兩篇的原因，原爲着甲篇是紀述事實的，乙篇是抒寫感懷的。對於甲篇的文章我

想以後不再寫了，再寫便牽到政治的實際問題，那是在散文集以外的性質，原有許多寫作都度在欄裏沒有付刊，就是再寫也不想編印了。至於乙篇，是不是還有續稿呢？我自己也不敢斷定，腹稿雖然不少，但下筆便有許多困難，發刊更加有許多困難。這些困難是不是可以說？事雖微細，卻有難言之處，例如這本集內乙篇中就有好幾篇文章是寫好了而沒有應朋友的要求付刊的。寫文章是我所愛好的，可是環境似乎不許我那樣直率去做！

要幹不能痛快的幹已是苦事，連寫都不能痛快的寫更是苦事，有些人是薄文人而不爲，我獨羨寡文人而不能爲，安得有日擺脫盡那些勞什子，痛痛快快的寫盡我要想寫的事和說盡我要說的話呢！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公博跋於上海。

周佛海著

往矣集

本書據古今出版社1943年版影印



影 近 者 著







往矣集序

朱 樸

在過去十數期的『古今』中，雖然名作如林，無篇不精，但是讀者所最歡迎各方所最注意的，當推周佛海先生之作爲第一。

第三期的『苦學記』，第九期的『自反錄』，第十三期的『盛衰閱盡話滄桑』，每一篇文字刊出後，中日各報，紛紛轉載，南北讀者，競爭購買；這種盛況，至少可說是四五年來國內文壇上所未觀的了。

周先的的文章事業，早已彰彰於國人之耳目，毋待贅述。他的文字之所以能博得大衆之熱烈歡迎，依我個人的分析，全在於一個『真』字。一般人讀了三國志及水滸傳兩部小說，沒有不對於張飛李逵二人引起無上的敬愛者，無他，因爲張飛李逵二人完完全全是一個『真』字的表現而已。

我和周先生正式訂交雖然還不過是最近四五年來的事，但是意氣相投，肝膽相照，遠過數十年的故交。（這裏有一段趣事可以補述的：二十多年前我和

周先生爲了辯論一個經濟學上的理論問題曾在時事新報及民國日報上大起筆戰，後來邵力子也加入我的『敵方』助戰，我因寡不敵衆，不得已遂鳴金收兵！）在我生平所交的朋友中，秉性之忠厚，情感之熱烈，待人之真誠，行爲之俠義，沒有一個比得上周先生的。『言爲心聲』，他的文字完全是他人格之表現，至性至情，絕無半點虛飾。尤其是最近數年來周先生的孤臣孽子之心，絕非一般普通人所能知道及了解的。不佞忝任交末，深知其處境之艱，用心之苦，因而益堅其敬愛之心。

我們爲了窮於應付一般讀者補購第一冊古今合訂本的請求，遂有出版『古今叢書』之計劃。現在我們先將周先生專爲古今所寫的三篇特稿並附有關周先生的文字二篇彙集出版專集，作爲古今叢書第一種；以後並將陸續出版第二種，第三種，……（預定翼公先生之『歸程』爲第二種，梁衆異先生之『爰居閣廬談』爲第三種。）藉爲推動近代文化之一助。區區微意，或爲一般讀者及關心文化之士所樂聞歟？

往矣集目次

著者近影

著者之家庭

著者留學日本時攝影

民國二十八年著者隨 汪主席游日攝影

朱序

『汪精衛先生行實錄』序

苦學記

(七)

(一)

扶桑笈影湖當年

（二五）

盛衰閱盡話滄桑

（五五）

走火記

（九五）

自反錄

（一〇三）

記周佛海先生

（一一一）

訪周佛海先生一夕談

（一二七）

『汪精衛先生行實錄』序

東莞張次溪君，編了『汪精衛先生行實錄』一書，要我做一篇序。我平生沒有爲人家的著作做過序，所以序應該怎樣做，實在不大內行，但是爲汪先生的言行實錄做序，却不是敷衍應酬的文章，而是有意義，有價值的筆墨。所以特把自己的感想寫出來，聊當做這本書的序文。

這本書分做四部。第一部爲年譜，第二部爲著述年表，第三部爲庚戌蒙難實錄，第四部爲行實錄。此外還有一篇北京銀錠橋史蹟志。先生的道德文章，學問勳業，大都均網羅在這一本冊子的裏面，使當今及後世景仰和崇拜先生的人，能夠得一種有系統而綜合的資料，以研究先生的思想，傳述先生的事業。所以這本小冊子，在思想上和歷史上，無疑的是有很大的貢獻的。

我乃是中國國民黨的後輩，雖然在庚戌以前，還是鄉村一個塾童的時候，就聞了先生的大名，但是直到民國十三年春天，於無意之中，纔在上海第一次瞻仰先生的風采。那個時候，國共已開始正式合作，共產主要份子，有許多已加入了國民黨。毛澤東也加入國民黨，做宣傳部的秘書。我那時因為還在日本京都留學，所以還是共產黨員，沒有加入國民黨。我由日本回到上海的時候，赴國民黨黨部去看他。當時黨部是在環龍路四十四號。當我和毛正談得起勁的時候，忽然一位身材高大的偉丈夫，破門而入。我當時不知道是誰，毛替我介紹道：『這是汪先生。』一位神仰十餘年的革命先輩，忽然從天而降似的站在我的面前，一個渺小的學生，真是手足無所措，不知道說甚麼纔好。毛報告我姓名之後，汪先生似乎知道我的名字，和我握手，並寒暄了幾句，然後和毛談了一刻的事務。這便是我第一次拜見先生的經過。

晤談雖然只有片刻，我立即感覺到和這樣熱誠的人物接近，真正如坐春風之中，使人溫暖，使人愉快，使人心醉，我又立即感覺到這位人物，對於羣衆的魔力，對於羣衆的吸

引力，一定不小。我因此又感覺到這位人物，將來一定是有着廣大羣衆擁護的政治家，一定是能夠領導廣大羣衆去奮鬥的革命導師。這便是我第一次拜見 先生時的印象。我的印象的正確，以後的事實替我證明了。

民國十三年赴廣州，參加國民革命以後，瞻仰 先生的風采和言論的機會較多，對於 先生的景仰更進一層。二十六年事變發生以來，深談的機會更多， 先生的爲國之忠，用心之苦，治事之勤，赴義之勇，任難之毅，使我得了不少的薰陶和感召。自從發動和平運動以後，出死入生，追隨左右，至今將近五年。其中所經的危難困苦，不是筆墨所能形容，而 先生安之若素，應之以定，絲毫沒有因爲危難而稍假其氣，稍變其志，所以纔能以赤手空拳，奠定還都大業，使中國於軸心國家之中，占一重要地位，而角逐於國際舞台，這樣的勳業，其根本的動力，全在 先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慈悲而勇毅的精神。

要敘述一位偉大人物思想性格的全部，是不容易的。好像泰山之巍峨，滄海之浩瀚，

我們不容易描寫其全貌一樣。我現在只就一點，略爲說明。

我要說的，就是 先生的民主精神，無論對同志，對部下，無論做大事，做小事，都是循循善誘，諄諄訓誨，務使同志或部下，明瞭這事的原委，明瞭何以要做這件事，明瞭這事如何做，然後纔命令去做。他決不以命令叫人盲從，決不沒有指示使人妄動。封建時代的專制，近代的獨裁，也決不屑採取的。他能得廣大羣衆的擁護在此，能毫無憑藉而創業也在此。

在去年全國司法會議的時候，我去訓話，中間有一段，大意是推行政令，有兩個工具，一是司法，一是教育。司法是迫之以威，教育是喻之以理。但是中國古代是專用司法一類的威力，而不大採用教育爲工具的。法家的政治思想不必說，就是儒家的政治哲學，也是一樣。我們看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句訓語，就可知道。『使由之』就是以命令強迫去做，『不可使知之』，就是不要以教育使人民了解。我覺得這是不對的。要使人民完全『知之』之後，纔使之『由之』，固然政治效率一定遲緩，而且有時也不可

能，但是至少務必儘量設法去使人知，至少務必使中堅份子知之，專制和獨裁，或者可用以應變，而不能以之處常。這便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精神。先生對同志和部下，常不惜舌敝唇焦去訓誨，去說明，就是要使人『知之』。這一點，我非常敬服，所以特別提出來說。

要說的話很多，如果一直寫下去，這篇序的本身，要成爲一本書了。現在就此擱筆，不知道這篇感想，能不能算是一本書的序文。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二月九日周佛海序於南京迎賓館。